

穿过宏阔江海的“记忆之场”

——《激荡江海五千年》创作手记



金伟忻

探寻钩沉悠远的“记忆之场”

一个不可逆转的现实是,我们的社会由于广泛的变迁而隐没乃至失去了许多文化记忆。为此,我想到了黄海岸线,想到了江海交汇处那片宏阔绵延的自然空间。

江苏境内有大江(长江)、太湖(太湖)、大河(大运河)、大海(黄海),可谓是江海湖河,纵横奔流,万川朝宗。然而,在文化研究层面人们对运河文化、太湖文化、长江文化的关注度很高,开掘得比较深入充分,而对黄海文化的关注度则要冷得多少得多。我注意到一个突出的地方现象,即在江苏的文化叙事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城市文化、江南文化、运河文化、太湖文化、园林文化。就连盐城、南通、泰州这些沿海地区,文化研究层面提到的也大多是盐业文化和近代张謇引领的滩涂垦牧文化。如果我们从远古文化层面回溯,连云港应该是江苏文化最为丰厚的地区之一。如今连云港却有着浓厚的“西游文化”情结,虚构的孙悟空竟然成了一个地区的“人文形象”;泰州文学群亮出的品牌则是“里下河流派”,似乎早已远离了海洋的喧嚣;唐宋时代的扬州曾是长三角区域最早的开放型港口城市,如今扬州聚焦的仅仅是唐诗“烟花三月下扬州”里的意象。

依托黄海而勃兴的盐业,无疑是农耕时代自汉代以后江苏沿海最先进的产业,也是历代朝廷十分依赖的财政支柱,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隔膜宏阔的黄海,海洋文化应该是江苏人开放包容人文性格中最重要的“基因”。

江苏是海洋大省,海岸线绵延千里,滩涂空间不断生长,其中集聚了许多值得关注的文化“记忆之场”——这里有走进中华民族文化史的麋鹿与丹顶鹤,如今已“固化”为江海民俗文化的图腾;有大禹父亲鲧治水失败而被舜“殛鲧于羽山”的悲情传说,有连云港将军崖篆刻了人类最早仰望星空的崖画遗存;有孔子登临的

名山孔望山及早于敦煌两百多年刻凿的道教合一的摩崖石刻群;有中国最早开发海洋的产业基地——煮海烧盐,有最为吸引人的海洋梦想——寻找海上仙山,有单篇冠全唐抒写人与自然的哲理长诗《春江花月夜》,有最精彩的神魔小说《西游记》,有最脍炙人口的侠义传奇《水浒传》和最悲情的家族兴衰故事《红楼梦》;有张謇创办的通海牧垦公司引领了近代中国沿海滩涂的最早开发,还有备受全球关注的世界自然遗产湿地。

从纵向的历史维度审视,东夷文化、辽海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运河文化、江南文化,其实都与黄海岸线特有的地理涵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城市发展史的视角看,扬州曾是长三角最早开放的江海港口型城市,明朝时期的苏州、南京,也一度是走向海洋的城市。如今,在长三角的城市集群中,上海依然是无可替代的龙头。未来江苏最具发展潜力的将会是南通、盐城和连云港这些沿海城市,因为这里拥有新型产业集群发展的广阔空间。

大视野下的城市兴衰与地域流变

《激荡江海五千年》汇集了我近年来先后创作的14篇作品。就其主题而言,其中涉及到的有黄海岸线城市,如今扬州聚焦的仅仅是唐诗“烟花三月下扬州”里的意象。

依托黄海而勃兴的盐业,无疑是农耕时代自汉代以后江苏沿海最先进的产业,也是历代朝廷十分依赖的财政支柱,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隔膜宏阔的黄海,海洋文化应该是江苏人开放包容人文性格中最重要的“基因”。

江苏是海洋大省,海岸线绵延千里,滩涂空间不断生长,其中集聚了许多值得关注的文化“记忆之场”——这里有走进中华民族文化史的麋鹿与丹顶鹤,如今已“固化”为江海民俗文化的图腾;有大禹父亲鲧治水失败而被舜“殛鲧于羽山”的悲情传说,有连云港将军崖篆刻了人类最早仰望星空的崖画遗存;有孔子登临的

人文资源的深厚集聚。

进行这一类散文创作无疑需要做大量的“功课”,对我来说就是“静”下来多读书,多收集沿海地区的地方志、文化名人史料以及历史事件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这个基础上,我常常细心地捡拾散落在不同区域的地方志、文学和诗歌中的关联“碎片”,然后用现代意识烛照微光,去探微寻幽抽丝剥茧,再以与时俱进的价值“丝线”将其串联扩张,进而呈现出被岁月淹没的一系列场景与故事,使人们从中感悟出一脉相承的文化源流。

拓展中的“流域视野”与“千年时空”

打开文化散文创作的新境界,需要创作者跳出一般“历史书写者”的藩篱。

坦率地说,在地理维度上,我更多着眼的是“流域视野”;在时间维度上,我追求的是“千年时空”意识。由此,也形成了一种旁征博引的文气与纵横捭阖的宏阔气势。文学评论家丁帆直言其感受是“大气磅礴,汹涌澎湃”,王尧的评价是“以文字折叠江海,以空间凝固时间,纵横捭阖于天地之间”。

为何要突出“流域视野”呢?因为它与相对固化的行政地区视野不同,如果说漫长的海岸线是博大宏阔的,是变动不羁的,是开放包容的,那么这样的生存环境自然会对人们的文化观念形成深刻影响,并印刻在相应的文化肌理之中。正如古人所说的那样:“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流域视野”和“千年时空”意识,有利于我们在更大的空间中“还原”历史情景,去触摸江海多元文化生长、互动、交融的脉络与机理。

创作实践中我觉得,在苍茫辽阔的时空中,将自己的笔触探入悠远的历史情境,投射现代价值的审视目光,常常能营造出一种厚重的历史感、生动的“在场”感以及旁征博引的学术感。《黄海文化带寻望》以行走黄海岸线的巡望叙事方式,穿越千年时空,把散落在千里沿线的碎片化人文遗存、历史传说、历史名人、宗教名刹

和文学作品“串联”起来,展现出了一条丰厚多元、瑰丽多姿又极具地域禀赋的文化长廊。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文化“追溯”,也是一次跨学科的开拓性“探寻”。

《浦东之东》中,则以凌空俯视的开阔视野,深度呈现了长三角江海交汇的广袤原野上,扬州、苏州和上海几座城市的更迭迁移,以及走过荒芜、越过苍凉,历经开放,拥抱繁盛的宏阔历程,使人深刻体悟到中华民族崛起的百年希冀和正经历并置身其中的千年变局。我追求的是一位新闻人目光四射的敏锐、散文化的恣肆灵动与学者化的探寻深度。

不同的职业背景常常会决定其散文创作的个性底色。近三十年的新闻实践,使我在题材选择、视角切入上,还是在“在场”情境呈现与思辨深度的开掘上,比较自觉地融入了新闻思维与历史思维,当这些元素与文学呈现有机地杂糅,也就铸就了属于“大历史大散文”的叙事风貌。

这种“大”,自然包含着题材选择的高度、观察视野的宽度和穿越时空的长度。《海岸线,自然生长的史诗》《堤越千年》《黄海文化带寻望》《激荡江海五千年》,这些题材的开掘与展开,都融入了敏锐的新闻素养和宏观的现实站位。《运河时代,一座都城的兴衰》《走向海洋的都城回声》《浦东之东》起笔时,都是从地域流变处着力,多维度呈现城市兴衰、朝代更迭、历经苍凉的时世变迁,既有跨越千年的“时间长度”,又有丰富历史细节的开掘,还有特定地域变迁轨迹的专业梳理,在生动的文学叙事中,在劲健的开放笔力中,我想尽力去拓展历史文化散文新的境界。

我深知,这种创作实践并非能一蹴而就。它需要有扎实的历史学专科学历、跨学科的知识储备、生动的叙事方式和穿越时空的长波段洞察。我自明,这些都不是自己所长。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视而不见,甚至是放弃慎终追远的应有情怀。

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勇敢前行。

(本文为删减)

书坛巧嘴金声伯



殷德泉

金声伯,姑苏人氏,江苏省评弹团已故著名苏州评话艺术家。评弹俗称说书,他说书思路敏捷,说表讨俏,音色滋润,幽默轻松,双目传神,脚色鲜明,美誉“书坛巧嘴”。2009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州评弹(苏州评话苏州弹词)代表性传承人,2012年荣获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终身成就奖。

顶着脸盆听书

1955年,才25岁的金声伯和《白玉堂》就红遍书坛。那年头,听书的书场多般是茶馆书场,有一回金声伯在常熟演出,虽天公不作美,下起滂沱大雨,书场里依然人头济济,一票难求。演出开始已过10分钟了,场外等退票的人群还是不肯散去,只见一位中年人撑着雨伞,脚上胶鞋都是泥巴,看来赶了不少路。他激动地跟售票员商量,“我是金先生的书迷,里面不是有一只空座吗?”售票员答说:座位上面屋顶漏雨,票不好卖的。但中年听众坚持要买这张票,只求借只脸盆,他头顶面盆听金先生说《五鼠闹东京》。不料雨珠声滴进脸盆叮叮咚咚影响旁人,聪明的售票员拿来两块毛巾放进脸盆,顿时让雨水响声消失了。两个小时的演出,大家听得乐滋滋的。据说金先生曾经居住的颜家巷一幢小洋楼是仅仅用三个月收入就买下的,这也足见金声伯艺高和座座了。

书坛巧嘴誉香港

1980年,金声伯随江苏评弹团赴香港演出。如何征服台下的港城新观众?金声伯胸有成竹。他踏上书台满面春风,目光不断与观众交流,仪态大方,犹如老朋友久别重逢,扑面的亲切感将听众引入艺术境界。醒木一响,在掌声中他和愉悦地开口:“今朝落雨,有两位听众未来可惜哉,雨落得越大,我越是卖力。说小书要加唱开篇,说大书我今朝加说评话小品《包公出世》,这是香港听众的福利。”噱头一出引来热烈掌声。他嗓音高亮刚劲有力,先声夺人。短短14分钟的评话小品,金声伯语速稍快,妙趣横生,即兴“小卖”,笑料百出,噱翻现场。最后话锋一转:“包公父母在50岁时生下包公,当时成为大稀罕。时代不一样了,最近报纸报道有位76岁的外国老太太生小孩,又不稀奇格……”话未说完,掌声阵阵。金声伯以独特的思维,巧趣的语言,带给了香港观众极度的愉悦,场面热烈……翌日港报上称金声伯为“书坛巧嘴”,一直流传至今。金声伯的评话艺术突出表现为“巧”,以巧取胜,巧中生趣。他运用“巧”的手法,使说书语言、内容、情节产生趣味,让受众获得极大艺术上的享受。

中国故事大王旅美讲学

1988年,金声伯应美国达慕思大学狄吉基金会的邀请,旅美巡回讲学。历时四月,共赴21座大学

作了23次演讲,其中如哈佛、哥伦比亚、普林斯顿、达慕思等久负盛名的大学,行程二万多公里。他为中美文化交流和增进国际艺术交往的友谊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金声伯在美讲学,来者多数是外籍专家和当地学生,他因地制宜地运用说书的方法讲学、讲课。他以《七侠五义》举例演绎,采用虚实结合,运用语言声音的变化,包括口技,和形体表现等手法,让他们易懂理解。注重于虚实相生的艺术形象表演。以虚求实,甚至以无声动作去创造出富于生命感的语言“神韵”形象,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讲演效果。每次讲演,常常满堂笑声,最热烈的掌声长达2分钟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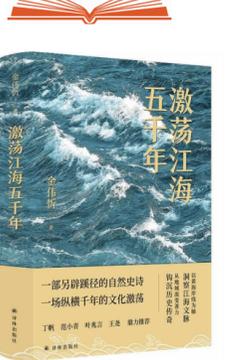
金声伯在美讲学中还专门介绍了评话道具的作用。醒木击桌一响,表示书情的展开、转折、交锋、起伏或变化,引起听众关注及连续性。小道具折扇、茶壶、茶杯、手帕的使用方法及各物的艺术演绎特长。结合《包公》《白玉堂》书情,现身说法介绍苏州评话在语言、口劲、面风、眼神、身姿、手势。让外国朋友大开眼界,惊叹不息,甚至捧腹大笑。金声伯旅美讲学,让苏州评话这门优秀民间艺术进一步在大洋彼岸获得了知音和影响,这些老外称金声伯是“中国故事大王”。

名家争锋嗨书场

1995年,《苏州电视书场》迎新评弹晚会有幸请到了评话界的两位大师金声伯和吴君玉,他俩搭档演绎评话经典《武松大闹快活林》。熟知评弹艺术的行家都明知两位艺术家是旗鼓相当,棋逢敌手,这是一回精彩绝伦的好书。两位大师各自挑战,各显神通。吴君玉先生展现的是顶天立地的武二郎,形象夺目。他精气神足,功架完美,噱头一个连一个,台下彩头不断。

这对正在演出中的金声伯先生压力不小,他所塑造的人物是位普通的小脚色,如何把小人物说活?金声伯往往会根据不同场合,不同搭档,不同受众对象,在说法和塑造人物手法上会有所灵活变化。他则以热情的音色,亲切的口吻,举止大度、形态悠闲,妙语连珠,搭扣紧凑,成功地塑造了一位不紧不慢八面玲珑的店小二,相当可爱,若人喜欢。放噱头是评话演员主要手法之一,金声伯经常会以最生活化的语言讲述最为人们熟知的现实笑料。就在这回书中又说到酒店卖酒不能假货时,他趣味说:“最近买只包,买个卡丹的弄弄是冒牌,买双皮鞋又是假皮,连买味精也是掺盐……假得我头也晕脱哉,说书散夜场回到屋里,家主婆出来开门我不放心啊,要看看真格还是假格。”赢得全场一片笑声,应和当时社会上打击伪劣商品假冒之风,产生共鸣,有力地抨击了不良的社会现象。两位名家你一言我一语,针锋相对,一浪高过一浪,现场观众完全沉浸在这精彩缤纷的演中,给广大电视观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繁荣书单



《激荡江海五千年》

简介:该书汇集了作者近几年来创作的14篇作品,首倡“江海文化带”概念,以江海(黄海)交融的全新视角,在“流域视野”和“千年时空”交织而成的宏阔格局下,重新审视“水韵江苏”数千年来的文明变迁、历史命运、文脉蕴积,在史观建构层面颇有独特之处。该书甫一出版,就获得了著名文学评论家丁帆、王尧,著名作家范小青、叶兆言的联袂推荐,认为这是“一本关于海洋文化的精心之作”,作者“以文字折叠江海”,“西溯大海,奔向未来”。

金伟忻著
译林出版社
2022年2月出版



蔡盛

“大溪”你好

引得大家一阵哄笑。

有人洗好衣物后,拎起篮子先走了,晃动了春光。母亲终于在老槐树东边选好了位置,开始洗衣。张家短,李家短,油盐酱醋都成为村妇们永恒的话题。与溪水一样流淌的,还有村里的多彩新闻。这里仿佛成为村里的新闻发布厅,就连哪家今天烧什么菜、村中谁在谈恋爱、哪个捡到了一封信都一清二楚,放大后广而告之。

溪水潺潺地流淌,母亲把睡好的被子摊开,一遍遍地清水,像是在清洗过往的生活。被子随波逐流,竟能完全舒展,像水中之花,尽情地舞蹈着。母亲的眼睛时不时地往岸上瞟过来,一遍遍地嘱咐我不要乱跑。

邻居阿姨走过去,友善地帮母亲。母亲抓一头,邻居阿姨抓一头,一左一右地使劲拧,被单最终被拧成了生活的“麻花”。

眨眼之间,我一步一步地走下了老槐树西边的古井。古井井口很大,从上到下都是河石砌成的。井口的东端有一个沿口,走下去有一阶一阶的台阶,像是挂在井底的梯子,人们可以直接走下去担水。我的小手终于触到了井水,凉凉的,井底招摇的水草也朝着我点头哈腰。我玩得正欢,突然母亲惊叫地飞奔过来,直接把我拎出了古井,不由分说,使劲地拍打着我的小腿股。这一次母亲吓得还不轻,就把我抱到老槐树底下坐下,还给我画了个圆圈,不准我出圈圈。

日子像“大溪”一样细水长流。转眼,我小学毕业了。夏日里,老槐树群生机盎然,像一把巨伞一样打开,是我们小朋友纳凉、吹牛的好地方。由

于水源充足,老槐树尽情地吸收“大溪”的乳汁,腰围粗得惊人,需四五个人手拉手才能勉强抱得过来。

不过,小伙伴们最想去的还是“大溪”里的深潭。潭外,河石、沙滩像两把打开的宣纸扇;潭中,清粼粼的溪水是天然的泳池。下午四点以后,父母还在地里干活,我们一群小伙伴飞一样地奔向潭中。此刻,太阳西沉,高山成了大伙的遮阳伞,给了我们一片绿荫。青山绿树投影在“大溪”的波心里,层次分明,像幅油画。“啪嗒”一声,小伙伴们扎入水中,溅起一朵朵快乐的水花。大家一拥而进,波浪拍打着山崖。蛙泳、仰泳、潜水,小伙伴们像一条条小鱼来回穿梭,逍遥自在。玩够了,就来点刺激的:打水仗自然少不了,其次就是跳水了。大伙儿接二连三地爬上峭壁,把它当成童年的跳台,一个一个地飞跃而下,漂亮的弧线反射了童年的快乐……

在水里泡够了,逮虾摸鱼成了小伙伴们另一个主题。夕阳西下,我们各自提着河蟹、小虾、小鱼回家,想讨好家长,免得讨打。但是,家长可不稀罕这些,“战利品”再多也要教训我们一番——挨揍是必不可少的功课。

初中三年弹指一挥间。一上高中,我就住进了学校寝室,两周或更多的时间才回家一趟。但是,“大溪”仍是我的最爱,我总管不住自己的脚步,装模作样地带着英语书,漫步在溪边,聆听溪水与我耳语,万分惬意。

过了“大溪”就是高耸入云的大山。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叫这山为“高山”。村里人家盖房子用的木材,家里

烧饭用的柴火都来自山上。春天里,村里的小姑娘从山上采蕨菜、拔笋子回来,竹篮子两边插满了映山红,嘴里轻哼着山歌,顺着山路鱼贯而行,划出了一道漂亮的弧,美丽了几时的风景。

夕阳西下,荷锄而归的邻居戴着草帽,右手牵着家里的那头水牛。水牛吃得饱饱的,两边的肚子鼓胀得圆圆的。一到“大溪”,水牛就埋头喝水。这时,水牛背上驮着的小孩紧紧地抓住牛脊上的长毛,弓着身子,诚惶诚恐,生怕滑落水。水牛喝足了清水,抬起头,又突然猛地摇头,水花四溅,乐坏了溪边的牧童。

“大溪”中,一块又一块光滑的巨石像琴键一样,搭成了一条路,通向对岸的高山。我索性走在上面,或轻快,或悠闲,或矜足,走走停停如跳动的音符,悠然自乐。

一口气爬上高山,看渐行渐远的邻居和村里的炊烟,心情格外的清爽。如果时间允许,真想爬上山巅,欣赏一下乡腰般的路,还有那铺天盖地、层层叠叠的油菜花海。

俯视山下,古老的石堤路蜿蜒在花田间,与“大溪”形成了两条平行线。顺着这两条平行线往下寻找,我搜寻到了村东的那一排老槐树和村西的那棵大枫树……

4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家乡修了“村村通”水泥路和纵横交错的水渠,有了健身广场,家家户户都配了小汽车,小洋楼也一栋一栋的,成为镇里的乡村振兴的示范点。但是,我回老家的次数却越来越少了……

那一排老槐树老了,那一口老古井老了,那一条石堤路也老了……只有“大溪”还年轻,溪水潺潺洗涤着我的心扉!